

“气”:诗性感知的生命基础

蔺 若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哲学与诗学中,处处体现着“阴阳”交感生成思想。“阴阳”之气的氤氲化生被用以说明文学创作的生命意识、心物感应构成和以“气”为主的诗性思维特征。“气”可以说是古代诗学诗性感知的生命基础,从“气”这一概念入手研究中国诗学之生命意识与心物感应构成思想,对准确把握中国诗学核心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气”;诗性感知;中国诗学的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047-05

生成于《周易》神秘文化的“气化”思想之“气”,原是涉及中国神秘文化精神本源的范畴,其影响自然贯穿生成于中国神秘文化精神土壤的中国哲学史与诗学史始终。在《周易》神秘文化“气”与“气化”思想看来,作为神秘文化因子的“气”是宇宙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气”是运动着的、至精至微、生生不已的,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是天地世界的原初,符指着具有时空间性、能变易流转的存在与存在者。作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原初构成域,“气”的内涵既包括了客观存在的实体,又包括了主观的道德精神。作为神秘文化因子的“气”,既是哲学范畴也是诗学范畴。《周易》神秘文化所谓的“气”与“气化”说,应该是中华神秘文化精神在本源意义上的生动呈现:从价值形态上看,“通天下一气”为“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从诗学形态上看,“气”是“有”与“无”、形上与形下的有机体,表现为一种诗意的终极关怀,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从历史性形态上看,“气化”境界表征为一种归真返璞的诗性生态势,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主客归一的浑融境界。因此,概括说来,“气”就是以“阴阳”为基本内核、以“混沌”为外在形态、以“超越”为诗意特

征、以重生为诗性化追求的物质、精神一体与生命意识、生命现象一体的结晶。

“气”与“气化”说给予中国诗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乃至以“气”言文形成了中国诗学批评的一个传统、一条主脉。从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1]卷五二,720},到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是故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2]卷九,647},集古代诗学“文气”说之大成。之后,历代评论家又有所增补。如韩愈《答李翱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1455}这里就提出“气盛言宜”说。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观于人身以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4]38}诗性创作与人体生命相同,必须“气”的“鼓荡”。叶燮《原诗》云:“曰理,曰事,曰情……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三者藉气而行者也。”^{[5]435}强调“气”对于创作者智能结构的重要。在中国诗学史上,以“气”评论诗文的观点俯拾即是。可以说,“气”与“气化”说是中国诗学评诗论文的基本诗性思维方式,而“气”也是中国诗学的元范畴,体现着中国诗学生命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蔺若(1980—),女,四川阆中人,成都师范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体论的价值取向,一切以生命的诗化为依归,从整体上表现为充满激情与神秘色彩的朦胧境界。在“气”与“气化”说看来,有与无、虚与实、意与象、神话与历史、情感与想象等都是浑然一体的,诗性创造活动的意义只在于从大化流行之中体验生命的诗意。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气所鼓荡”应该是一种自我神圣化的发生机制。中华神秘文化没有创造出宙斯、上帝那样的神话或宗教主神,并不等于中华初民没有神话思维能力,而是在“气化”,即“不可测识”的“奇气”激荡下使神话原型历史化、世俗化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上古巫术智慧,说到底是对外界神圣的一种借鉴,在此光环下运用人的智慧力量以促使创作者自身创作活动的圆满进行;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符号象征式的艺术意指,如《周易》所说的“圣人立象以见意”。中国古代诗学家非常早地懂得了表情达意的艺术技巧,懂得采用出“气”这一“有意味的样态”来表达不便于明显或不须要明显说出来的“隐”情“密”意,主张“文以气为主”,在“气”这一符号化的意象表达的符指关系中达成天人合一的境域。这种极富想象力、表现力与张力的语言方式,内在地契合了诗性创作的审美本质,并在诗文生成原初的意义上造就了艺术^[6]。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文气”说,把“气”作为诗学思想范畴提出来的,应该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之“文气”说,突出指向的就是创作者的精神个性和生命活力。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首先论述文章风格各异、成就不同的根本原因,强调文章之所以各有特色是由于创作者各有不同的气质、个性,故称“文以气为主”。而曰“气之清浊有体”,则是说人的气质、个性有清、浊的不同,由此影响诗性创作,从而决定着作品的风格与风貌特色。《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¹⁷⁴所谓“冲气”,正是“负阴抱阳”的对立相通,从而使“气”成为一种生命力的呈现,以致使自然万物相通相应。即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指出的:“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8]³⁶²正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而“气”又“分为阴阳”,“阴阳感应”的缘故,所以“阴阳”二气又成为人喜怒哀乐的原因,进而又成为造成个体之间的人气质个性的千差万别之根本,并影响诗性创作。在此基础

上,曹丕将“气”引入诗学,指出:作为宇宙生命本源的“气”既然决定着人的生命,在诗性创作中决定着创作者的气质个性和精神特性,当然也决定着这种精神特性和生命意蕴在作品中的表现。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提出“气有阴阳”与“阴阳刚柔”之说,并以之评论文风。其《文心雕龙·体性》提出“阳刚美”与“阴柔美”之说,从而蔚成大宗。值得重视的是,“气”的这种呈现于自然万物之中并致使其对立共通的性质,动与静、虚与实、阳刚与阴柔之间相对相应、相互衬托、相互消长、相辅相成,动中有静,单一与丰富并存以共同演绎着中国诗学的意境。

后人主张“文气”说,以“气”论文,其“气”一般都包含有这两层意思:“气”既是艺术家性情个性的生动呈现,又表现为艺术文本的内在精神和深层生命意识。钱钟书就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9]这个特点。中国古代艺术创造的一个根本,就是“写气图貌”^[2]《物色》,693。所谓“写气图貌”之“写”与“图”可解释为“描写”、“刻画”,“气”则指自然万物的“精神”或“意态”,“貌”指自然万物的“状貌”、“形貌”,可见“写气图貌”就是力图呈现宇宙自然鲜活的生命精神,“这恰好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气蕴生动’的空间意识”^[10]。《淮南子·原道训》云:“气者,生之充也。”^[11]³⁹《淮南子》认为,整个人体生命系统由三大要素组成:一是“形”,所谓“形”者,“生之舍也”,即“形”是人体生命的“房子”;二是“神”,所谓“神”者,“生之制也”,即“神”是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是生命的主宰;三则是“气”,所谓“气”者,“生之充也”,“气”是沟通“形”与“神”,即整个人体生命内外关系的中介。在整个人体生命中,内在的是“神”,外在的是“形”,核心是“气”,“一失位,三者俱伤也”。“气”与“气化”说凸显了迥别于西方诗学思维的方式,这决定了中西方诗学的根本分野。在西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认为,人认知世界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把事物看成现成的、在手的东西(das Vorhadene),实际把事物当作外在的认识对象或客体,也就是主客二分的方式,所以海德格尔把西方旧形而上学称为‘现成在手的东西的存在论’。二是把事物看成使用着的、上手的东西(das Zuhandene),这是比认识更为切近事物的方式,它是一种使用中的繁忙,是深入事物,与事物打交道,在这种使用着的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与事物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

而是融为一体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事物才真正是其所是,才有整体的意义联系。”^[12]由“气”与“气化”说可以看出,在这种关系中,事物才真正是其所是,才有整体的意义联系;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是知、情、意的统一体,并与万物一体相通。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诗学特征,而有“缘情”、“情言”说和“摹仿”、“镜子”说的分野。由于“通天下一气耳”的诗学思维,“物感”不是单纯的物质世界决定感情,而是情与天地通,“心”与“物”通,即天地之“气”的感应,“阴”“阳”的谐合互生,共振同构。

受“气”与“气化”思想的作用,中国诗学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生命整体。“‘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色之一”^[13]。《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14]《知北游》,733,人与自然的生成都源自于“气”,人与自然本同气。影响至诗学思维方式,则形成一种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普遍、自然的诗性体验性特征,总是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为一有机的生命整体。而作为宇宙自然生命本原的“道”(气)则为这一有机体的生命之本。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的生成与演化都基于“道”(气),植根于“道”(气),都是“道”(气)之花,“道”(气)之枝叶。这种作为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生成的生命之本的“道”(气),在中国诗学看来,又体现在“气”为原初生命力的感性形态中,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机勃勃和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如所周知,在中国诗学,“气”是万物生命生存的原初本源,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气积”与“气化”。正如张载在《正蒙》中所指出的:“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15]⁸⁹“张载气论同性理命题的结合最终是在气化流行中实现和统一的”,“深入探讨了气运动变化的客观性、普遍性及复杂性”^[16]。即使提倡“以文为词”的辛弃疾,其理论内涵也“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以‘气’论文相契合”^[17]。“气”体现着宇宙自然的生命活力与生机,主宰着艺术构思中的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的生成与演化。可以说,正是由于“气”与“气化”观渗透着整个中国诗学思想,从而才使其包蕴着勃勃的生机与无穷的活力。所以殷璠在论及诗性创作活动时,有“气来、情来、神来”之说。这里的“气”即为其诗性思维的生命之本,“神”为其诗性思维的生命灵魂,“情”则为其生命韵律,并由此而形成其诗性境域生成的内在生命及其丰富性和完满性特

征。在中国诗学看来,诗性境域的精髓为“道”(气),它既是人的生命本原,也是自然万物与诗性境域的生命本原。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诗学极为重视创作者的心理结构的建构,对于创作者诗性心理结构的生成要素、基本内容、形成原因、创构条件等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描述和探讨。应该说,正是通过此,从而才突出地显示出中国诗学重视人生、体验人生、落实于人生的鲜明特点。

就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的构成来看,“气”是作为创作者的人和作为诗性对象的宇宙自然的共通的命因子,由“气”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11]²⁴⁹。这也就是说,天地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小宇宙是大宇宙的一部分,天人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创作者在诗性构思之中,使自己的心灵律动与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奏和谐统一。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两忘的诗性心态,正是中国诗学诗性体验论中的“目想”说、“神游”说、“妙语”说、“兴会”说的诗学观念的表现。

并且,正是由于生命之气的作用,诗性活动中要进入“上下与天地同流”,“浑然与万物同体”的诗性境域,中国诗学还要求创作者必须保持内心的和谐平静,忘物忘我,以促成生命之“气”的“静”。故中国诗学强调“静思”、“澄怀”、“空静”,主张创作者忘知、忘世、遗意,以“听之以气”。创作者保持心灵虚静,就会表现出神明般的直观感受力。应该说,以生命之“气”为创作者与活动对象共通的基本元素建构起来的中国诗学诗性境域论,其所追求的在诗性体验中要求达成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境域是诗性感受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哲人柏格森称此为“知的同情”。一旦进入这一心境,创作者就会“物我两忘”,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诗性体验是创作者和诗性对象之间发生关系,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即物我交融、物我一体和物我两忘的过程,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故而,中国诗学以生命之气为核心而形成“以天合天”、“听之以气”的思想实际上是诗性境域论的表现特点。

在对创作者诗性心理结构的分析和探索中,中国诗学从古代文化哲学中引进了“才气”、“才力”、“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等范畴和命题。“从儒家那里抽取了以道德为根本内容的人格理想论,认为审美主体所要做到的一切,就是涵养、内化仁义道德思

想,并使这种深植于心理结构的仁义道德表现外化为服从‘礼’的审美实践,以实现审美心理结构的不断调节和逐步完整。从道家那里则抽取了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论,认为主体应顺应自然,归于自然,抛弃一切世俗的物质追求和功利打算,突破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以使精神获得自由,通过自然万物的陶冶,以健全其审美心理结构”^{[18]62}。由此构成一整套中国诗学以气为核心的从心理、生理到诗性活动、自然诗性观同构互补的理论体系。使历代艺术家形成向内追求人格完善与自然适意、清静淡泊的心理境域;向外则力求积累知识,增强阅历,以提高养气修身的诗性创作情趣。渴慕超功利超物质的精神生活,要求在人的精神生命上加强修养,从而能够通过诗性体验以把握宇宙、人生的生命意蕴。

蕴藉于天地之中的气,弥漫宇宙,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由此形成的美也并非远离人生,而是蕴含、存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所以,中国诗学强调诗性创作活动的发生是气有所郁,是“自怨生”、“物感心动”,是人体郁结不平之气需“宣导”而“言志”、“缘情”,需要凭借诗性创作活动以获得心理平衡、气机通畅和自我实现,并使自己的情感得到一种净化和陶冶。同时,在中国诗学思想看来,所谓美,总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因而,诗性境域就是一种精神境域与人生境域。创作者只要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直现感悟与直观体悟,则能达成一种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诗性境域。

作品是创作心理与鉴赏心理的中介,其深层结构所包容的诗性意蕴中既有创作者对自然生命和社会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又有创作者对生命意蕴与生活意旨的感受与体验,还有接受者情感和生命的渗入与补充。就诗学作品而言,语言是诗性创作构思中所产生的意象与情感的物质载体,因而,在诗学语言中总是潜隐并流动着一种心流;同时,优秀的艺术

作品,又是以气合气,以虚而待物的创作者之气与诗性对象生命之气的浑然合一,是生命与生命的契合,故必然于诗学语言及其创构的诗性意象中体现出生命的本质和显示出创作者对生命精神的最深刻的体验,包蕴着勃勃生机。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为易。”^{[19]66}“生生”即生生相续,一个生命滋生出另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实体,生命术身可以滋生新的生命,在新生命中又可滋生出“新新生命”,以至无穷。应该说,以宇宙自然生命本质“气”为内容,并使其贯穿整个中国诗学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生成为一个生命整体的特点,同时,又呈现出了中国古代诗性思维与诗性境域生成在“生”中求新的特点。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每一个范畴,每一个命题都是一种特有的生命形式,需要后来的诗学家去作诗学的沉思,以“发现”生命,并通过对它们的阐释和融通,注入新的生命,以突破前修,自臻独创,故而可以说,生生相续,新新不停,这才是中国诗学体系整体化、应变化、有机化、创新化的根本特点。

要之,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的民族特色,这种传统特色通过不断的生成、积淀、遣合,最终渗入与浓缩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程序、心态特征之中,并影响传统的诗性观念、诗性心理结构、诗性情趣与诗性理想,从而形成中国诗学的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气”与“气化”思想。因而,应特别注意从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和心态学的角度,对中国诗学所描述的“气”与“气化”现象和诗性境域营构现象,如神气、态气、意气、词气、意气、体气、气格、气势、气韵、情韵等境域营构,尤其要对其中涉及到生命的独创、生命的常新等内在生命力的创构特质进行深入分析和审视,以显示其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 [1]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 [4]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5]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6]王进.气感文化与生存智慧——文艺起源新探[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1).
- [7]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春秋繁露义证[M].董仲舒著.苏舆撰.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9]钱钟书.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J]. 文学杂志,1937,1(4).
- [10]陈丹. 试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气范畴的意义结构[J]. 天府新论,2009,(6).
- [11]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冯逸,乔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2]张世英. 序[M]//严平. 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3]潘殊闲,谭钟琪. 论“气”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
- [14]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5]张载. 张子正蒙[M]. 王夫之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6]李景建. 张载气论之性命命题探微[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 [17]吴华峰,周燕玲. 以“气”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 [18]皮朝纲. 中国古典美学的人生底蕴[C]//皮朝纲. 中国美学沉思录.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 [19]周易正义[M]. 王弼,韩康伯注. 孔颖达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Qi: the Living Foundation of Poetic Perception

LIN Ru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etic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Zhouyi* and have the though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every aspects. The metaphasia of Yin and Yang is applied to explain the life consciousness, heart responding things and the poetic thinking mode of Qi in literary creation. Qi is the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ic perception. Therefore, it's quite significant to study thoughts of the living consciousness and heart responding things in Chinese poetic from the concept of Qi.

Key words: Qi; poetic perception; living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poetics

[责任编辑:唐 普]